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下

(供内部参考)

普列汉诺夫 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下

虚容译

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

(一九〇三——一九〇八年)

下

虚 容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四二二五工厂印刷

1965年7月第1版

1973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书号3002·124 每册1.20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	1
致工人們的信	1
第一封信	3
第二封信	16
第三封信	28
第四封信	41
第五封信	53
右傾在哪里,“正統思想”在哪里?	66
“共同的悲痛”	77
关于一封信	90
簡复(摘譯)	101
曼海姆	102
政論家短評——論策略和不策略的新信	123
第一封信	123
第二封信	152
第三封信	177
第四封信	197
第五封信	222
第六封信	250
第七封信	258
关于非常代表大会(致同志們的公开信)	267

《同志报》上的文章	273
給觉悟工人的一封信	273
給《同志报》一位讀者的公开答复	275
是解释的时候了(給編輯部的信)	278
旧調新唱	282
沒有根据的担忧	287
关于我同基捷韦帖尔先生的一致	290
这可能嗎?	291
“孟什維克”讲话! (致我的党内同志們的公开信)	294
好的就是好的	298
它到底在动!	303
在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一九〇七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會議記錄)	306
开幕詞	307
在討論議程时的发言	308
关于杜馬党团的工作报告的发言	310
关于对待資產階級政党的态度的发言	323
关于工人代表大会的发言	327
在施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在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問題委員會上的发言)	330
第一种异文	330
第二种异文	331
小册子《我們和他們》序言	332
对工团主义的理論和实践的批判 (摘譯)	345
第一篇文章——亚瑟·拉布里奧拉	346
第二篇文章——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諾埃·波諾米	351
政論家短評	356
斯捷潘·果卢別所著小册子的序言	370
过去的教訓	380

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 (摘譯)	401
-----------------------	-----

附 录

馬克思哲学的进化	403
----------------	-----

奧古斯特·倍倍尔 (摘譯)	418
---------------------	-----

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采取什么	
--------------------------	--

策略向外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一些問題	423
--------------------------	-----

普列汉諾夫机会主义文选索引	424
---------------------	-----

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

致工人們的信

這封信刊登在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第四號《信使報》上。第二天，列寧就在《浪潮報》上針對它發表了《糟糕的意見》（《列寧全集》第十卷第414—419頁）一文，逐點駁斥了普列漢諾夫這篇文章中的主要思想。

列寧指出，普列漢諾夫在對當前政治形勢的估計上，在無產階級對待政府、資產階級和國家杜馬的態度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附和了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者的誣蔑，企圖引導黨離開革命鬥爭的道路，用杜馬同內閣的議會鬥爭來代替人民同舊政權的鬥爭。

列寧說，在“統一代表大會已經犯了一些錯誤，使黨向右移了一點”以後，普列漢諾夫又“犯了更大的錯誤，他遠遠地跑到右邊去了，他居然號召無產階級充分地、完全地、無條件地支持立憲民主黨人和立憲民主黨人的杜馬”。（同上第419頁）

工人同志們：

我們是在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祖國生活中空前未有的緊要時刻向你們發出這封呼喚信的。

以戈列梅金部長為首的政府拒絕了國家杜馬的全部要求。它不赦免曾經因為進行爭取自由的鬥爭而被它宣布為罪犯的那些人，也不讓被它弄得一貧如洗的農民得到土地。現在該怎麼行動

呢？尽管义憤的烈火在你們的心田燃烧，为了你們自己的事业，为了我們整个的祖国，你們还是应当非常**冷靜地**考虑这个問題。你們必須避免錯誤。否則我們整个运动就会受到严重的、也許是无法补救的損失。

不要受人挑撥！政府的力量一天天在减退，因为我国人民每天都越来越清楚地認識到，他們从政府那里，除了愈来愈多的压迫之外，什么也等待不到。政府对这一点是看得清的。它想趁它的力量仍然大过你們的时候，向你們挑战。不要受它的挑撥；不要受現在决心号召你們拿起武器的那些痴心的糊塗虫言詞的引誘，現在应战必然会遭到慘敗。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国政府一面組織黑帮分子的暴行，不断压制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現，一面却不干涉对国家杜馬提出最尖銳的批評。你們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做么？

因为它要使你們变成反动派的工具。

戈列梅金对自己說：“現在，我們拒絕实行国家杜馬的要求引起我們和它的冲突，如果这个时候革命者都攻击杜馬，那是好得很的。杜馬在人民心目中越不值錢，人民就越不会支持它，要封住它的嘴巴就越容易，必要时干脆予以解散，回头我再用机关枪对付革命者。”

工人同志们！

你們一定要粉碎戈列梅金先生这套計劃。不要因为資產階級政党在杜馬中占統治地位就感到不安。戈列梅金先生敌視杜馬，不是因为資產階級在里面占統治地位，而是因为其中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为所有的人要求自由，为农民要求土地。

戈列梅金先生拒絕杜馬的要求，目的不是反对資產階級，而是反对全国人民。所以全国人民应当迫使戈列梅金先生对这种拒絕表示遺憾；**全国人民应当齐心协力地支持杜馬。**

在这种場合下，任何动摇都会損害我国人民。这种动摇表明他們还不理解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是什么。

要順利地為社會主義而鬥爭，必須有政治自由。而要在我國實現政治自由，我們必須揭穿我國反動黨派的陰謀。

如果你們現在不把你們的全付精力，你們的全部注意都投在這件事情上，你們就會遭殃，整個國家也會遭殃。

反動派正在利用你們的致命的錯誤，從而給自由事業一次可怕的打擊。

請不要對我們向你們發出這封呼喚信感到奇怪。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們就預言你們將在歷史舞台上出現，並且像信神的猶太人期望彌賽亞一樣期望它。我們曾經反復不斷地說，我國的解放運動將作為工人階級的運動而勝利結束，否則就根本不會勝利。現在，事實證明我們的期望是正確的，而由於工人的英雄行為，我國的解放運動離勝利已經不遠了。在這等時刻，我們不能沉默，我們認為自己有責任向你們指出什麼是反動派希望引誘你們掉進去的政治陷阱。

對你們忠心耿耿的 格·普列漢諾夫

第一封信

小冊子《論策略和不策略的信》收集了下面五封信和《右傾在哪里，正統思想在哪里？》一文，於一九〇六年六月下旬至七月之間由“小東西”出版社出版。它的主要內容，用列寧的話說，就是“教導不明智的工人社會主義者對待立憲民主黨人要客氣點”。（《列寧全集》第十一卷第389頁）

第一封信最初發表在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第四號和五月二十一日第五號《信使報》上，是一篇重要的反面文章。它在一系列重大的革命策略問題上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五月二十六日，《前進報》發表了列寧

的长篇文章《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列宁全集》第十卷第431—452页),全面地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机会主义言论。

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丝毫不了解当前革命形势的特点、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和策略原则,不了解什么是立宪幻想以及它的危险性;用非历史的观点把某一时期支持反政府的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的具体问题同否定支持反政府运动的一般原理混为一谈;看不到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中最不革命的阶层会愈加迅速地脱离革命,看不到立宪民主党人色彩的资产者被迫同旧政权实行妥协,革命民主派色彩的资产者被迫同旧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当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早已并且继续背叛人民自由事业的时候,硬说背叛还没有开始,只有将来才会背叛。

普列汉诺夫整个策略的实质,就是在革命斗争时代散布“政治和平”的虚伪观念,削弱或者松弛一切阶级斗争,麻痹各阶级之间以及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对抗,企图用议会斗争的任务来代替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为了自由主义的暂时胜利,忘记实际生活已经提出的更崇高的民主体任务,为了迁就暂时的情绪、状况和关系的可能性,忘记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

普列汉诺夫一方面主张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从当前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勾销掉,把丰富具体的政治斗争归结为抽象的“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另一方面又企图从理论斗争领域中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观点的斗争排除出去,当立宪民主党人日益严重、日益显著地危害革命事业的时候,硬说揭露这些妥协派分子的动摇性和背叛行为超过了事变的进程和群众的

要求！

列宁說：“普列汉諾夫的机会主义妨碍和危害了教育群众认清立宪民主党人这一必要的工作”（同上第449頁），“正如过去为了反对伯恩斯坦，必須反复地和詳尽地解释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現在为了反对普列汉諾夫，也必須这样做”（同上第445頁）。

八十五号波尔塔瓦《钟声报》^①登了一篇文章，題目是《社会民主党和国家杜馬无产阶级党团》。这篇文章涉及一个对我们最重要的实际問題。这当然好。但是它对問題的回答缺乏应有的明白性。这自然不好。明白性随时随地都需要。而現在，在我们当前的境况下，它对我们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我们党已经犯了一些严重的政治錯誤，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唯一是因为它对自己的任务理解得不十分明白，或者也可以說，十分不明白。

不用說，思想上的这种不明白性在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其原因。但这是第十件事，像《父与子》中的巴札洛夫所說的一样。^②不好也罢，好也罢，人的思想明白也罢，模糊也罢，人的行为对也罢，錯也罢，一切都可归咎于历史老人，一切都与历史老人“有牽連”。但正是因为一切都可归咎于他，所以在我们看来，引证历史一点也不能为我们的錯誤开脫。引证历史吧，可自己別搞錯。

上面提到的那篇波尔塔瓦《钟声报》的文章里所表現出来的那种不明白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請您自己判断一下。

文章作者肯定說：“只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綱領，还不能使个别入，甚至一整批人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完全

① 《钟声报》是合法的社会民主党的日报，自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八日至六月八日在波尔塔瓦出版。参加該报工作的主要是孟什維克。——譯者注

② 俗語。意思是，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事，这是不重要的事。——譯者注

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

这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不明白性也就从这里开始。应当很好地接受，而且还要**完全**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这是没有说的。但是必须预先弄清楚这些原则是什么。而我们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并没有做过这件工作。……或者至少他没有费点力气好好地向我们讲清楚他自己显然要“完全”加以接受的那些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则究竟是什么内容。

他仅仅发表了下面一个意见：

“社会民主党显然区别于其余许多政党的特殊标志，除了它的纲领以外，就是它对待一切其余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调和的阶级立场。”

这是不充分的。而且就是不充分的东西也是用最不能令人满意的方式叙述的。这里**看来**有一处误刊，也**大概**有几处笔误。

先谈误刊。“对待一切其余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一语中“立场”一词**看来**应当读作“**反对立场**”。否则就不通。

假如我们把这个误刊改过来，那么不通就通了。但那时仍然有笔误造成的麻烦。第一，原来我们党应当站在对待“**一切其余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立场上；这等于把自己也算成了这样的政党。

文章的作者自然不会这样想；所以他应该把不适当地从他的笔下滑出来的“**其余的**”一詞删去。其次假使我们作了这些修改，我们就不会说对待其余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调和的阶级立场，而会说由社会民主党的阶级观点决定的、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立场。这样一来，我们所研究的、作者的思想就不再是叙述得很坏的了，但由于过分简短，它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甚至于还是错误的。作者把一切其余的资产阶级政党看成一堆反动透顶的东西。然而国际社会主义最优秀的代表们早就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忘记了不同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涂有不同色彩的**，忘记了对于无产阶级说来这些政党中间究竟哪个党掌握政权远不是完全

无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就会犯理論上和策略上的大錯誤。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者都很好地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只要他們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候选人，他們在重新投票时并不会放弃投票，而通常都会投票贊成資產階級政党中間最进步的政党的候选人。这便是拉薩尔早已向德国工人推荐的那个策略，虽然他同德国資產階級进步人士也进行过頑强的和殘酷的斗争。然而在我所分析的这位波尔塔瓦社会民主党政論家的原理中是根本沒有这个策略的一点影子的。誰接受了他的原理，誰就决不能“完全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則”。他就会“接受”某种**完全不完全的东西**。

但这还算不得大禍事。糟就糟在我們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甚至沒有从必要的历史見地来闡明他錯誤地当作**完全的真理的那个部分的策略真理**。他写道：

“我們把这些一般性的原理运用于議会的工人团时，可以說，只有当这个集团在杜馬的活动中貫徹了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策略原則时，它才能反映俄国无产階級的最有战斗力、最有觉悟的这一部分人的真正的意向，換句話說，才能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集团。

“不陷入杜馬中的一般立宪民主党的反政府色彩的泥潭，不作在杜馬中占多数的立宪民主党人的尾巴，而与这个多数針鋒相对，揭露他們的狹隘意图及其同‘右翼’政党、同政府进行勾結的傾向——这就是无产階級的代表应当采取的唯一的、同时也是真正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我們应当坚定不移地向国家杜馬中的工人代表宣传这个策略。任何其他策略都会模糊无产階級的階級意識（这个集团的成員自命为无产階級在杜馬中的代表），使他們变成資產階級政党的附庸，变成反对无产階級在俄国革命总进程中独立的任务的工具。”

要是我們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曾經把自己的一般性原理运用于法国的社会党，那么他不必要把自己的文章的最后几段話作任何

重大的修改，只要更动几个字就行了：把“立宪民主党人，立宪民主党的”改为“激进派，激进派的”；把“杜馬”改为“众議院”；最后，把“俄国革命”改为“社会历史运动”。这是异常方便的。但正是这种异常方便性使人怀疑《钟声报》所作出的結論是否令人滿意。要知道，法国現在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俄国根本不同。一百一十年以前，法国就已經经历了资产階級革命，而俄国只是現在才经历它……在法国，摆在无产階級面前的是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产階級生产关系的問題；在俄国，暂时还只說得上用最新的资产階級的关系来代替我国的旧制度。法国有民主共和国，我国則有“逃之天天！”难道这些重要的区别不足以对《钟声报》向俄国无产階級的代表們开的策略药方作若干重要补充么？看来我們这位波尔塔瓦的同志认为，这样一些补充是不需要的，俄国无产階級的策略应当“完全”模仿法国或英国无产階級的策略。但这是一个錯誤，它只是证明我們这位同志不正确地理解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原則”。

無論如何波尔塔瓦的作者同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激烈地攻击四十年代“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的馬克思有很大的分歧，这种社会主义在重复法国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階級的攻击时忘記了法国的批評的前提……是具有相当的物质生存条件 and 政治机构的現代资产階級社会，換句話說，即是当时德国仅仅尚待爭取的那些社会条件。^①

讀了《钟声报》，可能以为現時在俄国当权的是民主派改良党，而立宪民主党对它采取反对立場，这种立場，由于这两个党派之間的意見分歧不大，不能是切实的。

可惜，民主派改良党还没有当权；可惜，現在做我国总理的不是馬·馬·柯瓦列夫斯基，同时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对他，而是对戈列梅金先生和上面提到的“逃之天天！”采取反对立場。这就使

①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6頁。——譯者注

我們整个国家的政治局面根本改观了，因此也就改变了我国无产阶级策略任务。

无产阶级的策略，正如任何其他阶级的策略一样，应当严格符合它最近的政治目的。然而我国无产阶级最近的政治目的现在并不是为自己夺取革命专政，而是使人民的专制取得胜利，即推翻我国的旧制度。可以把这种制度称为**前资产阶级制度**。当这种制度存在的时候，无产阶级便不可能成熟到实行自己的阶级专政。因此談論我国无产阶级当前的策略也就是談論目前政治形势在它面前所提出的种种特殊的政治任务，否則就什么也沒有說……

《钟声报》的这位同志对于这些特殊的政治任务只字未提。这种情况使得他向我們的議會工人团提出的劝告失去任何实际意义。

对于我們說来，困难不在于認識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我們的队伍中，对这种对立的認識可以說已經成了**固定的偏見**。困难在于認識了这种对立和始終完全按照自己的这种認識行动时，能够确定我們活动的一些方式，使我們有可能——**为了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利益**——利用我国资产阶级現時的反政府的情緒。

Hic Rhodus, hic salta! ①

誰看不見这个困难，誰以为用譴責和嘲笑——例如对“立宪民主党人”——的办法能够輕易地解決問題，誰就根本还没有了解馬克思主义者对問題的提法，誰就明白地表現出，他的脑子里还有很小不小的一堆旧的民粹主义的或布朗基主义的偏見。一八四八年革命前夕，馬克思很清楚地懂得类似的譴責和嘲笑只会扰乱問題。因此他才严厉地批評“真正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因此他才使共产主义者不对不合理地热心于保卫无产阶级的人的那些不策略的越軌行为負任何責任。

① 这里算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語出《伊索寓言》中《說大話的人》。轉意是：这里是最主要的，就在这里证明吧！——譯者注

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在《〈萊茵觀察家〉的共產主義》一文中發表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長的見解：“如果德國社會主義者的一定的派別經常叫囂反對自由資產階級，而結果，除了德國各邦政府，這種做法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又如果，現在像《萊茵觀察家》一類的政府機關報竟根據這些人士的詞句，硬說不是自由資產階級，而是政府代表無產階級利益，那麼共產主義者不論和前者還是和後者，都沒有任何共同的地方。”^①

恩格斯也在一篇篇幅不長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短文《保護關稅制度還是自由貿易制度》中要求讀者注意：資產階級儘快地建立政治統治權對於工人階級是多麼的重要。

恩格斯把這個觀點運用於當時的德國時，甚至用它考察了自由貿易問題。類似的見解在波爾塔瓦這位同志的策略議論中是連一点点影子也沒有的。莫非他覺得這是機會主義的見解嗎？

馬克思談到自己的黨時寫道：它“一分鐘也不停止培養工人儘可能更加明確地認識資產階級利益和無產階級利益間敵對的對立性”^②；它希望“德國工人能夠利用資產階級統治本身所帶來的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作為反對這個資產階級的武器”。^③但是他越是清楚地認識這種武器的巨大的革命意義，他就會越堅決地力求幫助歷史製造出這種武器。而他以及全體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在這種場合下能夠給予歷史的幫助，就在於堅決支持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統治權同舊制度進行鬥爭。

當《共產黨宣言》剛出世的時候，資產階級同舊制度的這種鬥爭主要是在德國進行的。

因此，《宣言》直截了當地說：“在德國，只要資產階級採取革命

① 參看《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arl Marx, Fr. Engels und Ferdinand Lassale》（《卡爾·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薩爾軼文集》——譯者注）第二卷第433頁。——著者注〔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207頁。——譯者注〕

②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503頁。——譯者注

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①《宣言》的这番話并不是为我們的人忘記了，而是被他們理解得极端狹隘。我記得，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代，某些“急进的”同志攻击我，說我不該从这些話中作出我們有义务支持俄国的任何反政府运动的結論。

这些同志觉得，我在偷換概念，用反政府运动代替《宣言》上提到的革命运动；这些同志不了解，在专制制度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反政府运动乃是一种革命的现象，它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事业中构成一个很大的正号。但是这些同志所不曾懂得的道理，马克思却透彻地了解。一八四七年，他在上面提到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热烈地支持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联合省议会中所采取的甚至远不坚决的反政府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梅林同志发现，马克思由于性子急躁而超过了他自己的目的，因为在这里所談到的那个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拒絕普鲁士政府提出的所得稅草案的行为中，资产阶级依循的是反动的动机。^②

我不会反对这个看法。我只想說，如果马克思也有过錯誤，那么他的錯誤一定最能說明他的整个策略的特点，而且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策略針鋒相对的。所有願意向我国工人阶级說明无产阶级策略的真正原則的人都應該深入地想一想这个道理。波尔塔瓦的《钟声报》想想这点也将是有点好处的。

在第二号《党内消息》中一位“布尔什維克”同志热心致力于解决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究竟是哪一年：一八四七年还是其他什么年的問題。^③我可以滿怀信心地答复他說：我們現在所經歷的是一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 503 頁。——譯者注

② 參看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三联书店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 345 頁。——譯者注

③ 指列宁的《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見《列宁全集》第十卷第 113—123 頁。这里提到的問題見第 114 頁。——譯者注